

池莉

文集 1

- 你以为你是谁
- 绿水长流
- 城市包装
- 白云苍狗谣
- 一去永不回

紫陌红尘



江苏文艺出版社

紫陌红尘

江苏文艺出版社

第一卷

池莉文集

(苏)新登字 007 号

紫陌红尘

作 者：池 莉

责任编辑：汪修荣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赣榆县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4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260,000 印数：10300—20365

标准书号：ISBN 7-5399-0787-8/I·751

定 价：1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说与读者

池 莉

在我这套四卷本的文集中，这是唯一的一本中篇小说集。七部中篇小说全部都是近年的作品。其中《你以为你是谁》刚刚在杂志上发表，而《让梦穿越你的心》在国内还没有发表，眼下正在新加坡的一家报纸上连载。这本集子就像刚出炉的烤红薯。它是烤红薯，是城市的晚风中流动的某种气息。

我拿不准我是否喜欢现在的大城市。但我对它非常敏感。它用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和大量的生活垃圾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因素日渐消解，同时却把人的心无限扩张和复杂化，真可谓人心似海。我拿得准的是，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我喜欢人心似海的现代状态。这种状态为被几千年农业环境所孕育的当代作家提供了一个极富挑战性和刺激性的创业机会，它使我们的小说创作本身有了历史性的崭新意义：你可以不必沿袭传统的模式和趣味，你也可以不必摹仿别国的思想和文本，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经历与承载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饱含独特意味的无限空间。

DKS/2

在整理文集的过程中，我读到了我在一九七九年发表的一篇散文。那时我正在一家医院做实习医生。散文题为《最后一个夜班》。读着读着，我突然发现它与本集中的中篇小说《城市包装》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前篇散文里写的一个小病孩成了后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可我在一九九三年写《城市包装》的时候，根本就忘却了这篇散文，更没有想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前篇文章是那么幼稚、拙朴、热情、天真和做作。也不过十四年的光景，重读这篇散文，却是恍若隔世，心中的那种滋味，更非语言所能表达。因此，我特意将这篇散文收入到这套文集的另一卷中，和我的一些散文放在一起，以使读者诸君能从中看到我的创作生涯中的一些互为因果的东西。

想想的确令人感慨万千。现在的城市生活无时无刻地发生着急骤的变化，荣和辱、富和穷、相聚和别离、爱情和仇恨等等，皆可以在瞬间转换，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希望与困惑并存，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撞击起了比物质世界更大的波澜。我的小说，便在这波澜中载沉载浮。

谨以这本书作为我个人的礼物，献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城市和阅读我的作品的每一位读者。

一九九五年二月 汉口花桥寓所

目 录

你以为你是谁	1
让梦穿越你的心	78
绿水长流	111
紫陌红尘	172
城市包装	229
白云苍狗谣	292
一去永不回	334

你以为你是谁

1

大礼拜对陆武桥来说无所谓，但对陆武桥的朋友王—川、白伟华、王继平来说很有意义。他们三人都在政府的局级机关工作且都是独当一面的小头目，平日工作简直太忙太忙了！哪有什么八小时不八小时？晚上不过十点还想回家？这个大礼拜是绝对要放松放松的。三人一进门，陆武桥就让他们关掉了BP机。陆武桥当着他们的面关掉了自己的BP机，关掉了电话，关上了房门，打开了激光音响，室内的一切飘浮在轻柔的音乐声中。陆武桥准备的烟是红塔山和三五，他知道白伟华抽三五；准备的茶叶是上好的

碧螺春；准备的麻将牌是骨质的，沉甸甸的手感极好；还准备了几盒有点颜色但不太过分的录相带。最好的还有陆武桥早已离婚，这二十平米有地板的高空间的从前的英租界的老房子完全是男人的天地。只有这些已婚十年左右的男人才真正懂得，女人并不任何时候都必需。

陆武桥说：哥们，今天你们要暂时忘掉科长处长的身份，彻底放松，回到大家同学时候的少年时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啦。

王、白、王三人叫道：好！

王一川叫“好”的时候不当心挣出了一个响屁，大伙笑着又叫了一声好，说到底是处长，最能领会今天的放松精神。

在充满了男人那种粗俗的愉快的气氛中，麻将牌哗啦一声倾泄在麻将桌上。就在这个时候，房门被怯怯地敲了两下。

陆武桥问：谁？

房外的人说：是我，邈邈。

陆武桥说：滚。

老板，门外的声音低三下四：老板，是是是急事。

陆武桥说：邈邈，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今明两天谁都不要来找我吗？你下去给我一字一句告诉武丽，就说这两天皇帝老子下驾，餐馆里起火都不要来找我！

门外一丝动静也没有。

陆武桥喝道：邈邈！

门外立刻响起一串急急忙忙下楼的声音。

大家都笑起来，说：还是当老板威风啊，完全过的是

旧社会的瘾。

陆武桥说：什么老板？值几斤几两？别人笑话我也就让他去，你们也来笑话我？

说笑着刚刚码好牌，窗户底下响起陆武丽清脆但冒着火气的叫声：大哥！陆武桥！

陆武桥说：别理她。

白伟华说：哪能不理她呢？我来我来。

白伟华起身到窗前，探出头去的时候下意识地捋了捋头发。陆武桥说：告诉她我死了。

白伟华从二楼居高临下看见了陆武丽。陆武丽一身黑紧身大开襟T恤，下面是黑色超短羊皮裙，一头黄发烫得波浪汹涌，嘴唇艳若桃花，一只红玛瑙坠子晃荡在雪白双乳的沟壑之间。白伟华说：武丽，怎么不上来？上来吧。

陆武桥说：告诉她我死了！

陆武丽说：白科长，我大哥呢？真的有急事！

陆武丽朝白伟华举了举手里的汉字显示BP机，气急败坏地叫起来：陆武桥！妈死了！

陆武丽叫得嗓子变了调，接着“哇”地大哭起来。

王一川和王继平都来到窗口，叫道：武丽武丽，有事上来说，别着急。

陆武丽哽咽着抬脸说：王处长。王处长。

两王答应了，吩咐白伟华下楼叫陆武丽上来。

陆武桥一动不动坐在桌边，若无其事地抽烟，心里却是恼火极了。他想：怎么我不死啊！里里外外都是我撑着，我他妈算什么人？怎么没人肯说陆武桥死了啊！

白伟华扶着陆武丽的胳膊进来时，陆武丽抽抽搭搭将

BP机拍在桌面上，让所有的人看里头显示的字：桥桥，妈死了，在同济急诊室抢救，快快来！掌珠。掌珠是陆掌珠，陆武桥的姐姐。陆武桥一把握住BP机站了起来。他原以为打Call机的是他那无事生非的爹呢。

王一川王继平白伟华都说：武桥，你快赶到医院去吧。

王一川已经在找自己的领带。

陆武桥抢步过去把王一川的领带又扔回床上。陆武桥说：我姐肯定急糊涂了，人死了还抢救什么？人是肯定没死的，我也立刻就赶去。但有一条：你们不要走！今天你们谁走谁就是看不起我！

白伟华说：下回吧下回吧下回再聚也一样。

陆武桥说：别！

陆武桥说：人生有几次下回？这次能凑一桌，轻松一番不知道是多少年修来的缘分。还是那句话，谁走谁就是不给我陆武桥面子！我呢，去看看我妈；你们呢，玩你们的。听音乐，看录像，抽烟，喝茶，打麻将，随便玩。一天三餐带夜宵，我早准备好了，到时候下面餐厅会送上来的。我没搞大肉大鱼，知道那东西你们见了就怕，搞的是清淡可口的时令小菜，酸甜苦辣，保证吃得开胃吃得舒服吃了不长胖。麻将缺只角，不要紧，马上上来一只角，湖北大学李老师，大知识分子，和你们档次更般配，牌也玩得好。武丽呢在下面当坐堂老板，大礼拜，生意多，没坐堂的不行，各位多包涵，有事就随时叫她。

陆武桥对陆武丽说：丽丽，记住，生意再忙也要当好这里的后勤。那些人吃饭给钱，人走茶凉，关哥什么事？不过为了饷口罢了。这三位可是哥小时候撒尿和泥巴的朋友，

没有他们的友谊，哥活着白活。懂了？

陆武丽频频点头：嗯，懂了。

陆武丽很乖的模样。陆武丽转向王一川等三人，乖巧地一笑，说：别走了，给我一个机会在我大哥面前表现一下，好让他给我涨工资。

三个人都笑了，坐了下来。白伟华说：好，今天我们就绅士一次，帮帮小姐。如果回头我们一致认为武丽工作得不错，武桥，你可一定要给她涨工资。

陆武桥说：一定。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

陆武丽对王一川王继平白伟华一人道了一声谢。她每弯腰一次就闪现一次乳壕。

陆武桥在拿他的摩托车钥匙和头盔，装出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

2

湖北大学李老师住在一楼。二十平米大的房间用五夹板拦腰一隔，也就成了两间。儿子大了儿子住一间，他们夫妻住一间，厨房设在外面的楼梯下面，书房和卧室合二为一，起了床往前一趴就可以在书桌上做学问。实事求是地说，这条件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真不能算差。日子一长，习惯成了自然，后来湖北大学两次分给李老师两室一厅单元房他都没要。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一个知识分子竟不愿意居住校园环境，李老师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他感到有必要对同事们解释一番。在进行解释之前，李老师首先问老婆：尤汉荣，你到底愿意不愿意住到武昌我们学校去？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他老婆干脆利落地回答。在回答了李老师之后，他老婆意味深长地挑了挑眉梢，说：难道你愿意？

他老婆尤汉荣尽管是个工人，可智商显然高于他。尤汉荣不依不饶地接着说：李老师，其实你不用问我也可以在你们学校放风，就说是因为我不同意住那边。凡你脸上过不去的事情尽可以往我身上推，反正我是个工人，反正现在工人在社会最底层，虱子多了不痒。你嘛，认为什么说法放在自己身上有光彩就怎么说好了。任你在外面一张嘴巴再能干，实质上还是和我一样住惯了洞庭里的地板房，吃惯了滋美和冠生园的新鲜点心，坐惯了十分方便的公共汽车，和我一样吃喝撒拉，吃相还不如我斯文，得，就行了。

李老师哑口无言。

李老师毕竟还是个凡人，囿于凡俗的局限，没法正视自己的灵魂深处，果真在学校对同事们说：我老婆住惯了汉口，上班方便，生活也方便，加上孩子上学的问题，没办法，只好依她，牺牲我自己了。

李老师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由于有个粗俗的老婆而导致他长期沦陷在汉口小市民的生活环境之中。

那么，李老师自己对自己又如何解释自己现行的生活方式呢？李老师这个人是个自认为很深刻很高尚的人，如果他找不到凌驾于这种世俗生活之上的精神生活，很难想象他会正常地吃饭和排泄。也许他会精神分裂也许会闹离婚，总之尤汉荣一直有这种担心，也曾悄悄对陆武桥倾吐过。尤汉荣的话很简洁很有穿透力，她说：我们老李人不

错，他只有一个毛病，这就是需要找到崇高的借口才能进行实际生活。尤汉荣对陆武桥交心谈心是希望陆武桥作为邻居能够善待自己的丈夫。

尤汉荣说：要说些那个一些的好话他听。那个，明白了吗？

陆武桥说：明白。无非是酸一些的。

尤汉荣说：对了。

其实，尤汉荣的担心根据不足。李老师到底是有知识的人，许多书不是白读的。关于自己现行的生活方式，李老师早已形成两种解释。一种是彻底否定洞庭里十六号的生活是汉口小市民之生活。从历史上来看，洞庭里十六号的原始主人是洋行高级职员，继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是陆武桥的父亲陆尼古，一个江岸机务段的铁路工人及其师兄师弟们，现在是陆武桥。陆武桥原本也是工人，变压器厂的车间主任，留职停薪承包居委会的餐馆是这五六年的事。即便不再是工人做了老板也不能因此定性为小市民，像他们这些人现在应当称为历史的弄潮儿。洞庭里十六号除了一个大学教师之外，其它五户人家全是工人或出身于工人。工人阶级是中国的先锋阶级和领导阶级，陆尼古就是一个典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慷慨激昂的工人。于是，李老师认为完全可以为洞庭里十六号人们的生活属性重新定性。前几年，国家曾一度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李老师非常兴奋，他跃跃欲试地写了许多文章，投稿报社，论证自己住在洞庭里十六号正是适得其所，不知为什么终于没看到文章见诸报端。

既然某一种观点覆盖不了社会，李老师便建立了第二

种解释。他把自己在洞庭里十六号的所有生活不当做真实的生活，而当做自己对生活的体验。李老师就是这么看的，如果说他津津乐道地住在拥挤破败的洞庭里十六号，在这里吃饭拉屎和老婆睡觉，在这里看书写字与邻居议论物价飞涨，那么他无疑是个委琐的庸人；如果他大大睁着高于生活的纯精神世界的一只眼睛，尽管他的实际生活较之前面并无二致，那么他无疑就不再是委琐的庸人了。事实上李老师正是在体验生活收集素材，他自己装订了一个巴掌大小但却很厚的笔记本，无时无刻不带在身边，随时记录武汉民间生动的语言，准备撰写一部关于武汉方言的长篇巨著。

由于有了高级的精神生活，李老师的内心获得了平衡。他安心安意地居住在洞庭里十六号，既学跳舞也学打牌，既敢喝高度白酒也敢唱它一嗓子卡拉OK，既愤世嫉俗也同流合污，比如不时接受陆武桥的邀请，去参加一些公款吃喝的饭局。李老师明知陆武桥这小子是利用他，把他当陪客，用他大学教师的地位往自己脸上贴金，但李老师又想：我不去我怎么深入了解社会生活及流行语言？怎么会认识海参和鱿鱼？鱼翅和燕窝？

李老师从世俗的场面上应酬回来之后必定有个思索问题的阶段。这阶段他噙着牙签，双腿翘在书桌上，神态十分冷峻和傲然，他的思绪穿行在人类的进步，哲学与生活的关系，中国吃文化的美学品格和精神深度以及形而上内涵等重大的问题上。这种思索使李老师拥有了博大而洁净的胸怀，他感到自己对这世上的芸芸众生有一种深刻的怜悯和痛心，尤其对陆武桥。如果恰巧这个时候陆武桥精神

抖擞地经过他家窗前，他就会鄙视地低沉地说：不就是为了几个臭钱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除此之外，小子，你还有什么？

这位李老师正是陆武桥要请上楼为自己的贵客凑角的那位李老师。

3

陆武桥下楼下到拐弯处就闻到了由底下冲上来的浓烈的鱼腥味，他知道这又是李老师尤汉荣两口子在挤小鱼。菜市场时不时有缺钱花的乡下老汉卖一堆河沟里撮起来的小鱼，这种鱼小得没办法动刀剪，只好一条条用手工挤出肚肠。一般人买几毛钱的小鱼是作猫食用的，李老师家却是人吃。

如果是往日，陆武桥就会赶紧退回家，让他们挤完小鱼再出门，陆武桥实在不愿意领教李老师在诸如挤小鱼之类的琐事上的宏论。但今天不行，今天他事情紧急，没有退路。

陆武桥一边下楼一边打招呼：李老师，挤小鱼啊。

尤汉荣抢着打招呼：挤小鱼。刚才武丽哭叫什么你妈死了，这丫头又犯倔脾气了？

陆武桥说：不是，我妈恐怕真出了点毛病，掌珠打来的Call机。我正为这事要求嫂子和李老师帮点忙呢。

尤汉荣一听赶紧抓过抹布擦手，说：是不是去医院？

陆武桥说：嫂子你别急，没你的事，你挤小鱼挤小鱼，一边挤一边听我说。

李老师说：武桥啊，一口一个挤小鱼，生怕别人听不到吧？

李老师根本不给时间让陆武桥回答，紧接着说：是的我们的确在挤小鱼，准备用油炸酥了吃。你可能只看到了这种小鱼很便宜，便把便宜与贫穷联系在一起了，你却没想到小鱼大鱼本质上都一样，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有人偏爱吃油炸小酥鱼，比如这位尤汉荣同志，即便你让她当了女王她也喜欢买小鱼挤小鱼的。

陆武桥用头盔击了一下被烟熏得漆黑的楼梯扶手，说：我操！

尤汉荣暗中踹了李老师一脚，李老师哈哈笑起来，李老师说：我说了什么？我没说什么嘛。我只是由此引申一个道理，与武桥探讨探讨。武桥不会介意的，是不是？

倒是。陆武桥说：我一点不介意。

尤汉荣飞快速递陆武桥一个眼神，陆武桥接受了这女人替丈夫表达出的歉意，也用眼睛飞快地笑了一笑。尤汉荣虽年已四十五却风韵不减，可想而知年轻的时候肯定如花似玉。这么一个秀外慧中的女人怎么能够忍受李老师这种夹生不熟的知识分子呢？俗话说得真不错：好汉无好妻，癞蛤蟆娶仙女。人生有什么道理可讲呵！陆武桥心中暗自感叹着，嘴上却一点不耽误地讲了请李老师上楼凑角的事。

李老师说：哎呀今天我忙极了，一篇论文人家等着翻译成英、法两种文字，要到联合国去宣读，我这儿还只写了一半呢。

陆武桥又和尤汉荣交换了一个眼神。如果不是因为尤汉荣这个女人心明眼亮通情达理，陆武桥凑角或者陪饭局

哪会找李老师，受他这种装腔作势的酸臭气？天涯何处无芳草？只不过有个通达的女人在李老师身后，陆武桥懂得比找一个背后赘着傻婆娘的通达的男人要强得多。况且李老师好歹身份不俗，上了场面倒也会玩会喝会讲几段男人的荤故事，进入了状态与大多数人没什么区别。再说了，捎上李老师也出于一部分怜香惜玉的心理，让李老师得些实惠，尤汉荣的负担也就轻多了。

李老师嚷忙，陆武桥没急着接话，递了一根香烟过去，送火点燃了，这才说：李老师你别给我说什么论文不论文，我们没文化，不懂。你忙我知道，楼上楼下住了几十年，还不知道你忙。今天我是来请求帮助的。你曾讲过人家美国人与之间的关系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一般都问别人：你需要帮助吗？需要就别客气，说 Yes。不需要就直截了当地说 No，我现在已经对你说了 Yes 了。

尤汉荣忍不住笑出了声，说：行，我们李老师马上上楼帮助你。

李老师说：可是，但是，这个这个……

陆武桥掏出一叠钞票放在灶台上：这是一千块钱，输了是我的，赢了是你的。输多了我高兴，输少了我也高兴。就这样吧，拜托！

李老师说：钱倒是小事，会不会有人来抓赌？

陆武桥说：你一千个放心。在武汉市，只有他们抓别人，没有别人抓他们的。再说了，杀杀家麻雀属正常娱乐范围。

李老师望望尤汉荣，说：这么说恭敬不如从命了？好罢我就再牺牲一天时间。